



## 淮北炮声隆



■王守华

山东省北部,渤海之滨的淮北平原,是有名的古战场。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,炮声响彻淮北平原,小说《黎明河边》讲述的就是淮北人民英勇抗日的故事。

新中国成立后,解放军在淮北平原组建了空军,建设了坦克打靶场。每当打靶演习,飞机呼啸声、投弹爆炸声、坦克打靶的炮声,尽显人民军队的威武气势。

1972年,胜利油田在山东、河南等地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石油大会战。这年晚秋,淮北平原上来了一只石油勘探的“放炮队”——胜利勘探241队。从此,广袤平原上又增添了新的炮声——石油勘探队录取地震资料的放炮声。

作为物探241队的一员,我有幸参加了淮北石油地质勘探会战。

淮北平原的南部是富饶的农田、果园,而北部则到处生长着茂密的芦苇、红柳、柽柳,海沟纵横如江南湖泊,秋天的黄须菜犹如红地毯铺满海滩,潮起潮落间,地面时而平坦时而海水连天。地貌复杂的渤海海滩,给勘探施工带来了不小的困难。

入冬后,雪花飞舞的淮北平原,天寒地冻。几场大雪下过,沟壑被雪填平,分不清哪是平地,哪是沟壑,测量组的施工陷入了困境。在淮北南部的昌邑、潍县施工时,观测员和记录员绕行到观测点,但前尺和后尺、打桩员只好抱着标杆、钢丝尺、炮点桩滚雪而过,常常惊得一群麻雀扑楞楞飞向天空。

雪天在淮北海滩施工,更是难上加难。近海滩潮水沟渠里的水是咸淡两和水,天再冷,那水只结薄薄一层冰,测量组只好趟冰而过。水浅时,穿雨鞋尚可,遇到深水,只能脱掉外衣,穿内裤和少量上衣,手举衣服和工具快速通过。寒气逼人,冷水刺骨,有时冰棱子还会

划破皮肤,但为了测线顺利施工,大家只能咬牙前行。

在淮北勘探,从住房条件到主副食品供应,四海为家的石油勘探人感受到了革命老区军民亲人般的关爱和厚待。吃的用的,不仅充足,而且丰富。

淮北海滩上有几条测线从济南军区空军、坦克打靶场穿越而过,勘探施工中,我们曾多次得到解放军的支持和帮助。车辆陷入泥潭时,解放军第一时间用越野车将我们连人带车拖出泥潭;单组测量作业时,队上无法送午饭,解放军便招呼我们到营房就餐,避免了大冷天吃凉馒头啃咸菜疙瘩。时间一长,测量组与靶场的几个连队炊事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,互相熟络起来。说起这份鱼水情,我们之间还发生过一段“小插曲”。

按当时军区的规定,外单位进入淮北靶区,必须事

先办好进入手续。那天,我们提前办了手续,像往常一样进入靶区放炮,可炮声刚响,突然就来了几个解放军,不仅阻挡放炮,还要求我们去营区“走一趟”。

跟队领导到营房沟通后才知道,原来是一个靶区负责人出差刚回营地,并不知道石油勘探队来放炮的事,当时一听炮响,出于职业警惕,立即下令阻止并扣人。当他知道了我们放炮是为了找石油后,大步上前,握住队领导的手说:“对不起,一场误会,热烈欢迎你们,你们辛苦了!我们要向石油工人学习!希望你们早日找出油来,有什么困难尽管说,我们全力支持。”

一场小小的误会很快化解,为了祖国的石油事业,解放军和石油工人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。淮北平原上,石油勘探人更加坚定了找油的信心。

(作者供职于胜利油田油气集输总厂)

## 岁月的灯盏



■丁桂兴

我居住的小镇有上百条小巷,麻石幽弄,老井卧院。听祖父讲,民国时小巷两头各砌有公用的大门,一前一后,俗称“共门”。傍晚时,值夜人先锁好巷尾的共门,各家各户门前挂起一个大红灯笼。深红的光晕静静地守候在檐下,等待着姗姗来迟的暮归人。夜深人静后,当家人都回家后,主人便取下灯笼,关门休息。值夜人看见小巷里所有人的灯笼都取下后,便锁起巷头的共门,定下心来安然入睡了。

上世纪80年代,岳父岳母在溱潼航运公司工作,他们有一条水泥船经常外出跑运输。风里来,雨中去,我常常在他们在夜幕下归来。沧桑的船尾梢篷上经常挂着一盏马灯,两头铁壳子,中间玻璃罩,黑暗中显得柔和温暖。我和妻子晚上散步时,喜欢驻足在黝黑的码头边,只要听见“突、突、突”的声音,妻子肯定会欢快地叫起来,因为她熟悉了父母归来时的音讯。

远处的黑暗中,一个微弱的亮点在快速移动,由远而近,直到码头边发动机声嘎然而止。靠岸后,岳父岳母忙着卸货,在马灯的映照下,他们的疲惫和奔波仿佛烟消云散。很多年,直到一双儿女都结婚成家后,那条船才停歇了。

记得女儿降生的几年里,晚上常有一盏煤油灯陪伴着我。那时,我住在小镇一隅,经常碰到停电,一对煤油灯就派上了大用场。妻子当时在一家服装厂工作,夜晚时有加班。虽然家里就我们父女二人,孤灯一盏,但家里却并不显得孤寂。一本方格稿纸,一支钢笔,昏黄的煤油灯下,我默默将心中的思绪倾泻在笔端。尽管大多数文字没有变成铅字,我还是把那个不变信念坚持在心中多年。

如今,在繁华的都市,每当傍晚下班,回到小区的家中,拧开灯座上的开关,屋里顿时金碧辉煌。静坐电脑旁,人间冷暖的文字在闪亮的空间里徐徐诞生。明亮的彩灯与昔日的土灯不可比拟,但在不同的灯光背景下,人的心境也不尽相同。或许,各种灯光下,会折射出不同的人生状态。

许多时候,我常闭上眼睛,努力搜寻记忆中的那些灯影。那些灯盏,照亮了非凡的岁月,为人们在前进的路上延续生命中孤单、艰辛、痛苦、快乐的进程。我相信,只要心中的那盏灯永远亮着,人生的旅程肯定会迎来灿烂的曙光。

## 七十年荣光



■魏亮

入夏不久,父亲带我去探望九十九岁高龄的叔爷爷。老人家腿脚不便,但面色红润,精神矍铄。聊天中得知,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几天前刚刚为他颁授了“光荣在党50年”纪念勋章。作为一名有七十年党龄的老党员,叔爷爷七十载的信念和光荣,如今都浓缩在这一枚沉甸甸的纪念勋章里。

叔爷爷生于1922年,青年时就怀着学习技术、抱效国家的理想外出求学。1940年,他考上了哈尔滨一所大学的机械专业,毕业后成为国民党军队中的一名坦克兵。后来,在长春战役中,他毅然参加起义,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的坦克兵。

叔爷爷跟随坦克部队参加了从北到南的解放战争。1951年3月,他所在的中国人民志愿军64军坦克部队奉命入朝作战。叔爷爷参加过多次对敌坦克战,尤其在马良山坦克大战中,他火线入党,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。

叔爷爷回忆,1951年10月底,敌军再次占领马良山高地。为了夺回高地,志愿军军部决定用坦克配合步兵作战。敌军为固守高地,不但构筑了坚固的工事和碉堡,还配备了一个加强营的兵力,另有坦克加空中支援。我军先对敌军阵地进行了炮击,炮击过后,马良山一片火海。随后,我军坦克在前引路,步兵在后,向马良山高地发起进攻。

为了阻止我军进攻,敌人出动数架轰炸机轮番对我军坦克和步兵轰炸扫射,投下数枚凝固汽油弹和炸弹。顿时,坦克群燃起了熊熊大火,危机时刻,叔爷爷和战友们迅速跳出坦克,冒死灭火。扑灭大火后,为鼓舞士气,经坦克部队战时临时党支部决定,批准叔爷爷等十一名坦克兵火线入党。在拿下高地,继续前进的口号中,他们向敌阵地发起猛攻,很快攻下了高地。由于叔爷爷和战友们不怕困

难,不怕牺牲,后被军部授予“英雄坦克连”称号,叔爷爷也因作战英勇,荣获战功。

回想起赴朝作战时的对敌坦克战,想起战友牺牲在敌人的炮火中,有的被炸得血肉模糊,有的被火烧得面目全非,叔爷爷的泪水哗哗往下流。“战士们不害怕吗?”面对我的疑问,他回答:“想到敌人侵略朝鲜,危机我国国家安全,想到我们必须保家卫国,就不怕了……”

1953年7月,抗美援朝战争停战协议签订,叔爷爷所在的坦克部队完成使命,奉命第一批回国。1956年,叔爷爷复员到地方,加入家乡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建设中,并主动放弃了地方的行政职务,根据所学专业,申请到一家机械厂担任技术员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已经担任机械厂副厂长的叔爷爷主动提出,不再担任领导职务,让年轻人接任副厂长。他离休后,仍不忘发挥余热,不时捐款捐物,帮助有困难的人群。

没有惊天动地、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,叔爷爷始终认为自己只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,所做之事都是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。如今,他经常对亲人们讲:“国家和平发展的环境来之不易,那是无数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。今天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,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,我们应当感恩时代,努力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……”

(作者供职于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发改局)

## 矿山女贞香



■侯之涛

下夜班出井,一股浓郁的花香扑鼻而来,应是值班室院中的那棵女贞树,那碧树繁花,浓郁馨馨,令初夏的矿山之夜诗情画意。

矿区的小街小巷植满了女贞树。矿山人忙碌,往往还没有特别留意,春天就过去了。当桃花落尽,梨花谢败,桐花洒落,四季常青的女贞树还悠然舒展着碧绿。初夏的风吹来,女贞树焕发出别样的光彩,素洁白嫩的花蕾悄悄探出头,那四溢的浓香,飘满了矿区的街巷和角落。

最期盼女贞花盛开的时节。布谷声声催唤着绿叶碧树,女贞树抖落冬困春烦,枝头芽尖上悄然装点了新绿。在初夏的温婉里,那一嘟噜一嘟噜逍遥在枝头的花朵,从晨露的睡梦中醒来,宛如晶莹

剔透的珍珠,而女贞树则如同身着素衣的仙女,被一只只翩翩起舞的玉蝴蝶包围着,被一只只蜜蜂热吻着,顾盼生姿。

浓荫下,三五成群的人们闲坐着,有意识地品味温润如玉的花香,浸润在芬芳四溢的岁月静好中。漫步小街小巷,那清晨的香,有晨露的甘甜和美梦的香甜;日间的香,有人间烟火的温暖与和睦深情;

夜晚的香,有灯火的温馨祥和与阖家美满的幸福安康。

近些年,矿区加大环境整治,打造园林花园式矿山,矿井周围的岭岭坡坡都植满了新绿,女贞树更是布满了公园、花圃、大街和山岭。车间厂区的门前房后,辛劳工作的矿工沉醉于四季的碧绿中,沐浴在浓香里,一颗颗浮躁的心沉静安然。

女贞树伴随着那些默默开采和搬运乌金的矿工,像他们一样热爱矿山和生活,像他们安静守望着矿山的日出日落。

轻风徐徐,枝尖上一些女贞花落入衣袖裙裾间,她们以自己的方式,馈赠给矿山最后一份礼物。远远望去,树下路间,是女贞花“零落成泥碾作尘,只有香如故”的花骨香魂。

(作者供职于洛阳市宜阳县义煤矿业运输队)



舞者

■石海波 (作者供职于河南油田)